

卷八十五 書二十七

吏部郎中

學
1-
查
明
戶
數

分
版
官
倚
端
臣
善
奎
和

對 書 官 中 書 臣 聞

鹽生角鳥冰魚

白 吳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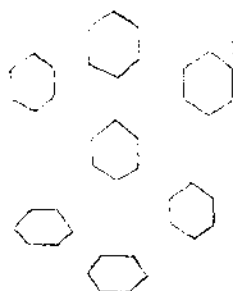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九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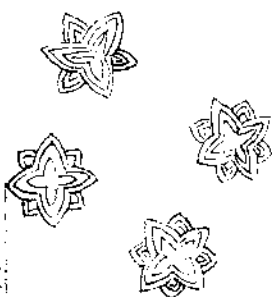
精

太陰玄精

解州太陰玄精



解州鹽精



夢溪筆談太陰玄精主解州鹽澤大酒中滿渠土內得之大者如香葉小者如麟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下刺其後則上刺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微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

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醃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本。草闕實本附太陰玄精。味鹹溫。無毒。主除風冷邪氣。濕痺益精氣。婦人瘕冷。漏下。心腹積聚。冷氣。止頭痛。解肌。其色青白。龜背者。良。出解縣。宋嘉祐本圖經曰。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泰州積鹽倉中。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採無時。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苦青黑色。大者三二寸。形似鐵鐮。舊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又名泥精。蓋玄精之類也。古方不見用者。近世補藥及治傷寒多用之。其著治傷寒。三日頭痛壯熱。四肢不利。正陽丹。太陰玄精。消石。流黃。各二兩。硃砂一兩。四物都細研入瓦瓶。中固濟以火。半斤於瓶子周一寸。臂之約。近半日。令藥青紫色。佳。火待冷。取出。用臘月雪水拌令勻。濕入磁罈子中。屋後北陰下陰乾。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細研。以麴糊和為丸。如鴉頭實。大先用熱水浴。後以艾湯研下一丸。以衣蓋汗出為差。政和本唐本餘近地亦有。色亦青白。片大不佳。沈存中云。大鹵之地。即生陰精石。寇宗奭衍義曰。太陰元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

青黑六脉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煎之團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紹興本草太陰玄精形質主療經注甚明所產解州鹽池亦鹽之類也自然生此一種矣當從本經味鹹溫無毒又有鹽精形似鐵鑄質所治性味與太陰玄精頗同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玄精石味鹹平艾氏溫無毒續說云張松謂元精石又治久痢腸風痔疾及頭暈吐痰之患亦須佐以他藥事類全書玄精石其狀塊塊如龜背近地所出無此狀也元胡仕可本草歌括玄精石味鹹無毒大止頭痛更解肌若是婦人沉痼冷腹中積氣用猶宜

盧精

本草盧精治蟲毒味辛生益州

雷精

史記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

上曰侯王母王母至曰次藥有真陵雷精玄都平蓋左食元英右飲玄瀨云云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

日精

本草菊一名日精

青精

王觀國學林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青萸唯日不足或蔽

牆艾席藥在其中觀國按青萸為萸謂之青萸字書曰青萸萸也書所謂青萸種所謂青萸即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決有乾石

青精飯法。飯音迅。謂食也。其法用南燭草木浸米蒸飯。黍乾其色青如
蠶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
枝葉。火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草在
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以菁萁為青精
則誤甚矣。事類彙編。寒食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光。食之資陽氣。道家名青精。乾石飢飯。人精。嘉祐本草。新分條

人精

人精和鶯屎亦滅

癰新補。見陶隱居。宋政和本千金方。去面上屬人精和鶯屎。白傳之三日
愈。白蜜亦得。肘後方治癰人精一合。半合亦得。青竹筒盛。火上燒炮之。以
器承取汁。蜜置器中。數傳。癰上良。又方治湯火灼。令不痛。又速愈。瑕痕。以
人精和鶯屎。日日傳上。痕自落。孫真人治金瘡。血出不止。以精塗之。

精精

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三經。晦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呼。

交精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

上林賦曰。交精旋目。注。交精似鳧。而

神靈精

洛書靈龜者。玄文五

玄枵精

鵲冠子。麟者。蓋玄枵之精。

百物精

禮記。祭義。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槁于下。陰

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胎明煮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萬物精

抱朴子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形以惑人惟不能於

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山精

太平廣記吳天門張蓋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

有蓬菴似寢息處而無煙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搬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開空室中十餘日復送故處又孫皓時臨海得毛

人山海經云山精如神而有毛此將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蛟知而

呼之即當自却耳一名曰趨空亦可無呼之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揮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

名曰飛龍見之皆以呼其名不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白澤圖曰山之

精名變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西溪叢話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大父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

太山

精

太平廣記太山精常遊若君王之狀如人乘王者之車馬得而食之令人仙去

廬山精

三水小牘劉東仁爲江州

刺史自京將一索駝去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共射殺之乃以狀
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命致之乃所放駝耳織園山叢設江東人不
識索駝謂是廬山精後有客駝一駝過博白吾時適餽彼民人大小爭欲
一識客駝閉戶致以數十金始得一觀客遂致富後駝死其家如失估恃

水精

傳奇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買奴年十
四五無他能甚惠然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

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漢壑潭洞無不屆也邯因買之見其名曰水精異其
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泥瀨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
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甚喜每艤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
有所得泓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鑿犀照水怪之濱又
使浸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
茲邯亦至富贍復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
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馬
閑可三數人旦暮煙雲翳鬱蔓衍百步晦夜有光如虹射出千尺鑒物若
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
寶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其井到底

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實耳。水精已久不入水。析然解衣沉之。良久而出。語卽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卽與澤俱大喜。澤曰。吾有寶劍。非常之劍也。汝可待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精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觀。近但卽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實劍。遂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疆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魂。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持寸刃而劫之。忽龍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闢。擺地軸。槌山岳。而辟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得逃之。昔鍾離不受其實。孟嘗自返其珠。子產不貪老氏垂戒。君雖二千石。不如海畔魚翁。而鍛其珠矣。澤赧恨無詞。而對叟曰。君須火急而敬龍。馬無使物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白澤圖水之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使可取飲食。又曰。絕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綠衣。以其名呼之。卽去。東坡物相感類。

志水百年不流者其精名權狀如人得而食之有力管子涸川水之精者

生于鵝手鵝者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

鼈此涸川水之精也蜀記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沉於江中以厭水精

河精續高世傳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

化爲玄魚時植著振鱗橫游波上見者謂爲河精博物志澤有委地狀如

數長株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涸精白澤圖涸之精名曰旱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

池精白澤圖池之精名意狀如勝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牧樊池之精名曰兒頭狀如牛

道徑精白澤圖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

使人不迷

道精白澤圖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大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即去

市精白澤圖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

困無手足以

井精白澤圖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嘗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

涸澤精管子水地涸澤數百歲谷校黃鵠噉蓋城之精也詳城子

精之不徒求之不飽者生慶

忌慶忘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黃蓋乘小馬
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潤澤之精也

白澤圖丘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聞不休為桃弓棘
矢以鳴羽以射之狼鬼為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丘墓之精名曰元狀如老役夫衣青
衣而持杵好春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大尤精武畧旅於陝州賀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凶宅將廢之順請屠焉
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

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鞀鼓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
以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護我若然者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

後夢一人被甲胄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宣諍者蒙
君見嘉敢不致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振顧小國乎今敵

國犯聖側席安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贊英明臣貞以律
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大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

自失坐而微夢之始俄然銀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
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鐵騎數百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

古墓精

玄惟鯨汝南岑順字
孝伯少好學有文老

丘墓精

白澤
圖廢

墓精

執銳星散遍地修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齎書云將軍傳檄順授之云地連隴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矣窮委霜卧甲天設初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蓄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也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與山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否臧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為城門臺敵崔嵬三奏金革西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全象軍部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年上將橫行擎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色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北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臼王栖臼中化為城堡全象軍大振收其甲率與尸拓地順俯伏觀之于時一騎至勞順曰陰陽有度得之者昌序序天威風驅霆激一戰而勝明公以為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標文增興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怕久而王與順始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筵為順致寶貝明珠珠寶無限順遂

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聞問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中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語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後泄之其親人潛備荷鍾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鍾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然陷是古墓也墓有塋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象戲局列馬蒲枰皆金銅成其千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蓄者順聞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

樹精

蘇湘記順宗時書生賈祕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遙見綠野中有數人環

飲自歌自舞祕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祕同席祕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何乃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偶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用捨爲擬議又何必踴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祕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權笑久而七人皆遽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祕曰今既接高論莫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書生起而言曰余睢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新蔡詞大寶開直言之路欲

一叩象闕。少仲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郵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致來詣之幸。無遐棄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闕。其六人曰。已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松。固當爲我匿瑕矣。乃笑謂秘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檉。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故若哲匠營大厦。揮斤斧。長短之木俱受用之。機穽雖衆。而大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乃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今古。但恨場帝不迴。無人知見。張緒效我。空雄戴籍。所喜者絮飛。則才婦明吟葉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剛強。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爲不才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厦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斲。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蠶。無繭吐食。不異推食蠶。即繭繭而絲。絲爲繞綺。繞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繞綺之美。簾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爲梁棟。小爲機穽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士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無濟之名也。不唯漢武帝號爲未來。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唯

處蓬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僕人主立宗廟虔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栗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爲下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淵底爭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厦之材，騁不騁即爲馬也。玉不剖即頑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構厦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蓬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歌自舞，祕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祕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祕飲訖謝之而去。

梓樹精

太平廣記：吳縣友豫章新塗人，少貧賤，常好獵射。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蹤血盡，不知所在。飢困卧梓樹下，仰見所射。

箭着樹枝，怪之。命子弟持斧伐之，有血遂截爲二板，牽著陂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吉慶，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官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隨湣至石頭，友笑曰：此板陂中版來，必有意圖解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爾後，版出浮焉吉凶。

柳樹精

太平廣記：東都漕橋銅駝坊隱士薛弘機，閉戶自處，忽有一客造門，揖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逸，僕每翫慕足下，故採

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瑳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言訖遂去弘機望之隱然文餘行西而沒弘機苦思藏經復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聞有朽木之氣藏經又隱至明年五月又未持一絕相贈其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言訖遂出忽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見池畔有枯柳焉烈風所折其內百餘卷書爛壞弘機往收之又東洛有故豪家其堂與軒豁居者多暴死貞元中盧度爲御史公察未臺嘗貨其宅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度曰吾能弭之一夕與從史同寢其堂夜深聞有叩門者從史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持書於盧侍御史度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滿筆而書者點畫纖纖然度命從史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級皆吾之居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畢其書四散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身長數十尋立於庭手執一執從史即引弓而射其執久之又未備軒而立從史又射之中臂遂東向而去至明窮其跡乃宅東枯柳高百餘尺有一大貫其上復又於屋瓦下得一執一矢貫其柄即柳將軍取執之執也

楊樹精

夷堅志濮州臨濮縣徐村農民飽於貧甚爲富家傭耕嘗遣往東阿

兩月未反。妻年少雖在窮閭頗有容色。方獨處室中。兩客忽至。一肥一瘠。皆白衣皂帶。如河朔三禮學究之狀。謂妻曰。我欲賭錢。作戲。暫借此處。得乎。妻許之。乃出市酒炙。共食。留其餘而去。明日復來。凡累日。遂挑釁。飽妻且賄以錢。要甚悅。客相與言曰。吾二人難以並宿。但視博勝負。負者退而勝者止。可也。然自是一勝一負。常更迭。駐留妻。貪財及飲饌。不復顧他事。一夕正與瘠客寢。聞飽客歸。客懼而竄。飽遂之至楊樹下。不見飽。窮詰妻。妻不敢隱。飽曰。此必妖也。時里有張德禮者。善行法。即具狀投訴。張發符追至。訊鞠瘠者。乃楊樹精。肥者狐精也。於是伐樹鉏其根。汁出如血。掘羣狐之丘。平其窟穴。飽妻亦無恙。太平廣記上元中。臨淮諸將等。乘夜宴集。燔炙。諸羊。芬饌備至。有一巨手從窻中入。言乞一鵝。衆皆不與。頻乞乞數四。終亦不得。乃潛結繩作張。施於孔所。給云。與肉復出。因而繫着項。牽挽甚至。而不能脫。欲明乃扑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在河上。以斧辟斷。往。

大樹精

抱朴子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即吉。太平廣記桂陽太守江。

夏張遵字叔高。去陽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遺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高大怒。老樹汁亦此何。

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瀝。叔高使先斫其枝。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尤殺四頭。左右皆怖。

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視之。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後竟無他怪。太平御覽。唐書曰。睿宗子中王。弼之物主。則天嘗以示僧。萬迴曰。此兒是西域。

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樟樹精**。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為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樹。下數

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米如狗。**千歲樹精**。玄中記。千歲

萬歲樹。精為青牛。多出遊人間。事具十部。**枯樹精**。長安志。務本坊西門。蓋鬼市也。或風雨。檣梅間。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實

乾柴。云是枯樹精也。太平廣記。唐咸通中。張班自徐之。大要道。遇書生李特。乃枯樹精也。詳金下。**榆樹精**。夷堅續

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解宇中。素有鬼物號俞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厨間。與群婢為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父亦不為怪。公

呼問之。即下階拜云。妾在府堂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為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